忘不記

 蔣明志

「我壓根就不該去找她…」

 在我驅車離開養老院的時候心底無止盡地喊著，與其說找，倒不如說面對。是的、我就是不敢面對我的聽眾！

 引擎發動的聲音轟隆隆響著、車窗關上、拉到D檔、這時腳卻沒有勇氣踩向回家的路，因為我深怕我以後會不會也這樣，明明就在眼前，卻還是什麼都看不見…

 跟她認識是在某次的現場節目，我從沒見過她，但她卻認識我好一陣子了。

她call-in上來劈頭就說︰我叫吳媽媽，你沒見過我，但我已經聽你節目很久，算是你的朋友。

 我都稱臺東地區的聽眾朋友就是霸氣熱情，我問她怎現在才打來。她不加思索地說︰是時候了，我喜歡聽你的聲音、你的笑聲，讓我想起家鄉的孩子…

 吳媽媽是嘉義朴子鎮的居民，年輕時為了生活只好忍痛將一對女兒送養，翻山越嶺來到後山居住，並跟著一位阿伯住在臺東太平相互照料，如今七十好幾，卻也好幾十年沒再回去嘉義。現在讓她想起孩子們，無非是時候了。

 至此之後常常在節目上與我分享互動，有時開我玩笑、有時請我點歌希望女兒聽見﹔有時為她解答權益、有時聽她訴說那年代回憶…就這麼一年過去，我們終於在聽友會上相遇。

 難怪她會說我算是她的朋友，我們一見如故，東南西北什麼都聊。

 「我很喜歡你的聲音，會讓我想起我的孩子…」。吳媽媽又提起這件事情，我不敢問她後來怎麼了，只好拍拍肩安慰她，因為我知道她很思念遠方。每個人都有痛，但都還知道痛、也記得這個痛。

如果這個痛，哪一天忘記了呢。

 節目上有一陣子沒她聲音，少了爽朗的問候，我輾轉從另一位聽友得知吳媽媽她住院了。雖然後來出院，她的聲音持續在空中跟大家見面，卻也不若往昔精神有力，問好的聲音也漸漸失去目的，甚至會停頓個一兩秒、才叫得出我的名字。

 我應該要察覺到的！從她忘記我的名字開始。後來連相互問候的朋友她也叫不出來，我繼續著每天的現場節目，終究再也沒聽見她打電話上來過。

 再次得知消息，她已經送進養老院好一陣子。我是不是應該…不、我覺得我應該！所以趁今天休假來到這裡，我打擾了正在餵食老人家午餐的照護員，想知道吳媽媽住在哪間房，送個點心給她問候她，在表明身分之後，照護員為難地放下湯匙，又更為難地將眼神示意我眼前這位剛餵食的老人家。

 我實在震驚說不出話。

 她怎會是我上次見過面的吳媽媽？白髮面倦嘴裡期期艾艾的人是她？站她面前好一陣子，到底是她不認識我、還是我不認識她我也不知道。照護員破了僵局先介紹我是誰，她仍舊看遠方抖著手嘴裡唸唸有詞。

 「吳媽媽…」這時我開了口。一個聲音刀刃般劃開了她思念遠方的痛。

 她驚恐又期待地看著我，我試圖擠出笑容慢慢靠近，我摸摸她呼喚著她，但下一秒她立刻又變回若無其事的樣貌，彷彿當作從來沒發生過一樣。沒人發現那剎那的變化，但我發誓的確發生過！用我的聲音確認過！我收起仍是止不住的淚，推著輪椅陪她來到樹下、餵著我帶來的布丁，嘴裡還是不斷喊著吳媽媽，我好希望她能被我的聲音給痛醒，儘管我奢望剛剛的剎那也好，而不是用謝謝陌生人的眼睛看著我餵她。

這樣會比較不痛了嗎？

 我壓根就不該去找她、不該在這時候才去找她。我應該在她記得我、或不記得我的任何時候，時時陪伴她。而吳媽媽用遺忘這個事情，點醒了我的痛。

 家裡的長輩，有一位輕微失智，她是我的阿姨，最近也是快叫不出我名。想到連自己生活中親友也會遭遇這般事，就會發現這是件多麼容易被忽略、卻顯而易見的病症。我想念我自己跟阿姨，我不想再失去之後，再被遺憾地提起。之前在節目上為吳媽媽播放的歌，現在，是阿姨最常聽的一首歌。

 正當我們面臨困境，有時候會想要逃離、會忿恨難平，但正因為我們醒著痛著，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，用痛來記憶、來找尋往後怎麼樣的幸福安樂。

 離去前，我拿出一臺收音機，轉到了我所屬的頻率，我不想讓她孤拎拎一個人，我希望她每聽一回痛一回，看看能不能哪天生氣摔了收音機，至少讓我知道今晚她，想念起了誰…